

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在叙利亚 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

郭丹彤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与在努比亚的统治不是有别而是趋同,即它们都具有埃及殖民地化的特征。从对比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行政官僚体系入手,揭示出二者本质上的同一性。即,考察一个外族政权对当地行政管理体系渗透的程度不应该以被征服民族是否被迫迁徙和当地统治家族是否有所变化来衡量。事实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异族政权渗透当地行政管理机构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 古代埃及; 叙利亚; 巴勒斯坦; 努比亚

[中图分类号] K4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02)02-0013-05

长期以来国际埃及学界的学者们一致认为新王国时期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努比亚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措施。他们认为当第十八王朝早期的法老们征服叙巴地区的时候,他们采取了当年希克索斯人(Hyksos)曾经使用过的“以夷制夷”的方法对这一地区进行统治和管理^[1](P13-18);而在努比亚埃及法老们则建立了一套完全埃及化的殖民统治体系^[2](P98)。最近笔者对这一课题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埃及在叙巴地区的行政管理系统与在努比亚的不是有别而是趋同,即它们都具有埃及殖民地化的特征。

笔者以为,长期以来学者们忽视两个管理体系相似性的存在首先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阿卡德语(Akkadian)的官职名称。众所周知,阿玛纳(Amararna)信件全部是用阿卡德语来书写的,而它们又是我们研究埃及在叙巴地区行政管理系统的重要文献资料。持埃及在叙巴地区和努比亚的统治有别观点的学者由于对阿卡德语了解的不够透彻,而未能阿玛纳信件中准确地找到埃及官僚机构中各级官职的阿卡德语表述,由此他们便主观地把阿卡德语表述的埃及在叙巴地区的统治机构当成了此地区原有的官僚体系,进而引发出了埃及人保留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原有统治秩序,对其采取以夷制夷的统治政策的论点。

其次,持埃及在叙巴和努比亚两地采取不同统治的学者错误地理解了一些表面现象。

[收稿日期] 2001-10-04

[作者简介] 郭丹彤(1968-),女,吉林德惠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由于叙利亚- 巴勒斯坦各国原有的统治家族在埃及征服后仍然存在, 又由于在埃及征服后各被征服国内部既没有被迫也不存在自愿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也就是说依据古代战争惯例, 被征服国的民众往往作为奴隶被运往征服国, 或因战乱而背井离乡, 流离失所。因此, 他们进一步坚信叙巴各被征服国原有的统治秩序在埃及征服后无所变动^[2]。

事实上, 关于埃及对叙巴地区行政管理系统的认识应该得自于埃及王室铭文、行政文献、文学作品和私人自传体铭文, 其中有效完整的文献资料就是阿玛纳信件。但是即使是阿玛纳信件, 也无法满足我们全面了解埃及在叙巴地区行政系统的全貌。

与之相反, 在努比亚, 尽管努比亚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献资料, 但是塞提一世 (Sety I) 的努瑞敕令 (Nauri Decree) 却为我们清晰地开列出了埃及在努比亚完整的(官职由高到低)行政管理体系^[3] (P139- 208)。这篇铭文中与之相关的句子有: “为了挽回神庙 (塞提一世在阿拜多斯的丧葬神庙) 的损失, 通过统领库什 (Kush) 整个土地的总督 (viceroys of kush, king's son)、驻军将领 (colonel, 埃及语是 hry pdwt)、文职官员 (count, 埃及语是 srw) 和代理人 (agent)。为了挽回神庙分支机构的破坏, 所有在库什的人通过总督、驻军将领、文职官员、驻军中的下级官员 (captain, k3dn)、马队总管 (overseer of the stables)、信使 (standard bearer)、士兵, 或派往库什使团中的任何人 (Anyone sent on to a mission to Kush)。”^[4] (P517- 525) 把以上列表以及铭文其他描述埃及官僚等级制度的部分综合起来, 于是我们便得到了一套完整的埃及在努比亚的行政管理系统:

1. 总督 (viceroys of kush, king's son);
2. 驻军将领 (colonel);
3. 高级文职官员 (count);
4. 普通官员 (official);
5. 驻军中的下级官员 (captain);
6. 马队总管 (overseer of the stables);
7. 信使 (standard bearer);
8. 代理人 (agent);
9. 派往库什使团中的任何人 (anyone sent on a mission to Kush)。

总督是埃及派驻努比亚行政管理机构中最高官员, 他直接对埃及法老负责。他的职责包括为法老组织并开采努比亚的自然资源 (主要是金矿); 收税, 并组织人力把征得的税物安全送到埃及王宫; 另外, 在军事上他也负有某些职责^[5] (P630- 640)。高级文职官员和普通官员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一个列表中, 高级文职官员总是排在驻军将领之后, 而普通官员则总是在驻军中的下级军官之前。因此本文把 “count” 译成 “高级文职官员”, 而把 “official” 译成 “普通官员”, 并把前者置于后者的前面。 “派往库什使团中的任何人” 永远都是行政等级中的最后一位。

在叙利亚- 巴勒斯坦的埃及行政管理体系中, 最高官职很可能是 “所有北方国家的总督” (overseer of all northern lands)。在埃及文献中我们发现以下几个人曾拥有过这个职位: 图特摩斯三世 (Tuthmosis III) 统治时期 (公元前 1425 年到公元前 1391 年) 的扎伐 (Jaffa) 征服者、将军扎胡提 (Djehuti)^[6] (P999, 1001); 生活于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浦二世 (Amenhotep III) (公元前 1353 年到 1335 年) 统治时期的阿蒙摩斯 (Amenmose); 阿蒙霍

特浦三世(公元前 1391 年到 1353 年)统治时期的哈姆瓦斯特(Khaemwast);以及阿蒙霍特浦四世统治时期的依安哈玛(Iankham),从阿玛纳信件中我们知道他是埃及派驻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最后一位总督^[7](EA 83)。“所有北方国家的总督”的权利大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各国原来的统治者^[7](EA117),依安哈玛曾被记载亲自率领军队去征伐背叛于他的城市阿姆瑞(Amurri)。这表明他是埃及在叙巴各国驻军的最高统帅,同时还负责储存和分配往返于埃及和叙巴地区的物品^[7](EA85)。

无论是在努比亚还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驻军将领”都扮演着一个纯军事的角色,它应该是野战军中的最高官职。野战军(campaign army,阿卡德语表述为Sabi bitati)完全不同于阿玛纳信件中的卫戍部队(garrison,阿卡德语表述为Sabi masarti)。萨比·比塔提(Sabi bitati)是随时征战的军队,他们通常驻扎在埃及边境的塞拉(Sile)要塞,而萨比·玛萨尔提(Sabi Masarti)的职责则是确保叙利亚-巴勒斯坦各城的安全。他们通常就驻扎在城市内,受当地统治者管辖。萨比·比塔提和萨比·玛萨尔提职责上的差别被充分地体现在阿玛纳信件中。阿玛纳信件曾这样写道:“如果国王想要防止侍从或奴隶逃跑,保卫他的城市,那么他将派萨比·玛萨尔提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国王想要保卫他的国家,那么他将派萨比·比塔提去完成这个任务。”^[7](EA79)在埃及语中卫戍部队“garrison”被表述成“iw'yt”^[8](P13)。埃及文献曾有过这样一句话:“驻扎在乌拉扎(Ullaza)城中的王室军队被称为‘iw'yt’”^[6](P1509)。在埃及语的表述上,也就是说在埃及语的修辞上野战军和卫戍部队没有明显的区别,可是在职责上二者的区别却非常明显。卫戍部队受“所有北方国家总督”的统辖,而野战军的最高统帅则是“驻军将领”(colonel)。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发现有这样几个人曾经担当过“驻军将领”:生活于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浦三世统治时期的阿蒙摩斯;阿蒙霍特浦三世统治时期的哈姆瓦斯特和阿门萨特(Amnensat);以及阿玛纳时期的阿门摩蒲(Amenmope)^[6](P663, 2-5)。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行政管理体系中与努比亚行政机构中的高级文职官员相当的官职应该是哈扎努(hazanu),即城市国家的统治者。阿尔特(Alt)认为自希克索斯时代起叙巴地区各城市国家保留了原有的统治家族,且整个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仔细地研读埃及和叙巴文献^[7](EA287),我们将不难发现,事实上埃及在征服叙巴各城后,对原有的统治体系进行了明显的调整。在阿玛纳信件中,叙巴某城的统治者写道:“注意,既不是我的父亲,也不是我的母亲任命了我,而是埃及国王把我指引到了我父亲的家(即埃及国王让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7](EA246)埃及法老的这些任命最终导致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统治家族内部的分裂,形成了亲埃及派和反埃及派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在巴比罗斯(byblos)两个阵营的冲突愈演愈烈,以致于埃及法老任命的巴比罗斯统治者拉巴第(rabaddi)被反埃及派的官员逐出该城,并被谋杀于逃亡的途中。这次叛乱的领导者就是拉巴第的“弟弟”。笔者认为这里的“弟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血缘上的关系,而是在官职上低于拉巴第的人^[9]。了解到几乎每座城市的哈扎努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反对派的攻击后,埃及法老为他们增加了军事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派遣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卫戍部队到各城以防止暴乱的发生。事实上作为城市的统治者哈扎努也有他们自己的军队。阿蒙霍特浦四世统治时期,各城统治者专有的军队充当了卫戍部队的角色。这一时期的阿玛纳信件中我们经常地看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各城统治者向埃及法老请求从

埃及派遣一支精悍的部队,而法老对这类要求的回答则是“用你自己的军队来保卫你自己”。

除了保卫城市的安全外,哈扎努还负责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城市的建设和农业生产,另外他还要为法老征税^[7](EA138)。在埃及语中哈扎努被表述成“*wrw*”,含义是“伟大的人”,例如在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中,图尼坡(Tunip)的统治者被表述成“图尼坡伟大的人”(*wr of Tunip*)^[5](p686, 3-4)。新王国时期这个官职名称只应用于外国的统治者,而不使用于埃及本国的官员。

努比亚行政管理体系中的“*k3dn*”(军事首领)是塞姆语中“驻军中的下级官员”一词的拉丁化形式。令人称奇的是阿玛纳信件中与之对应的官职是“*w-l-w*”,实质上就是埃及语“*w'w*”。在埃及语中 *w'w* 是“普通士兵”的意思。可是在阿玛纳信件中它却具有“卫戍部队司令”的含义,在职责上与哈扎努有着明显的区别。在阿玛纳信件中叙利亚-巴勒斯坦某城军事将领阿布第-赫巴(*abdi-heba*)曾这样写道:“注意,我不是哈扎努,我是国王——我的主人的 *w'w*。”^[7](EA285)

努比亚和叙利亚-巴勒斯坦行政管理体系中的 *rw dw*, Agent, 即代理人,似乎是农业生产的总管。图特摩斯三世年鉴曾这样描述过叙巴地区粮食储备系统的建立过程。图特摩斯三世年鉴这样写道:“整个国家的土地被来自于埃及宫廷的总监(*rw dw*)分割成若干区域,以便于农夫在庄稼成熟时进行收割。他把米基度(*Miggidu*)各农业区小麦收成情况列成清单,上缴给埃及法老。”^[6](P667, 10-15)在阿玛纳信件中,这个官职的对应形式是 *hup su*,即“土地的所有者”^[10](P103-105)。根据阿玛纳信件的描述,他的职责是为军队提供粮食,或者在饥荒流行时,负责用储备粮或从其他地方调集粮食来赈济灾民^[7](EA114)。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很有可能是从埃及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埃及政府通常是以赠送土地的形式作为他们工作的酬劳。

总之,埃及在努比亚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行政管理系统大体相同。在努比亚行政管理体系中的最高官职是“库什的国王之子”;而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所有北方国家的总管”则是这个体系中的最高官职。在努比亚,行政管理体系中有“高级文职官员”和“普通官员”两个官职;而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则有“*hazanu*”与之职司相似。在努比亚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驻军将领”、“驻军中的下级官员”和“代理人”等几个职位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管理体系中都能够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官职。

以上论述向我们揭示出新王国时期埃及法老不是保留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各国原有的行政管理系统,而是深深地渗透到系统的各个方面。他们不仅建立了一整套官职完全由埃及人充任的新的官僚体系,而且还通过为叙利亚-巴勒斯坦各城统治者提供资金和军队的方式在各城扶植起一个个效忠于埃及法老的傀儡政权。因此阿尔特的那种“如果没有被征服民族被迫迁徙,以及没有在完全废除征服国原有统治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统治体系,就可以认为征服国保留了被征服国原有统治体系”的观点是错误的。考察一个外族政权对当地行政管理体系渗透的程度不应该用被征服民族是否被迫迁徙和本地统治家族是否有所变化来衡量。事实上,考察这一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异族政权渗透

[参 考 文 献]

- [1] 郭丹彤. 试论埃及希克索斯王朝[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 (3) .
- [2] A Alt. Kleine Deriften zu der Geschichte des Volkes Israel [M]. Muenchen, 1959; 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M]. Princeton, 1992.
- [3] F L Griffiths. The Nauri Decree of Sety I at Abydos[J]. JEA, 1927.
- [4] E Lipinski. State and Temple Econom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M]. Leuven, 1979.
- [5] Labib Habachi. Kⁿigsohn von Kush. LÄ d III[M]. G^lttingen, 1980. .
- [6] K Sethe and W Helck.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A]. Leipzig and Berlin, 1906.
- [7] Willia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C]. Baltimore and London, 1992.
- [8] Raymond 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C]. Oxford, 1981.
- [9] Sarah Israel- Groll. The Egypti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Syria and Palestine in the 18th Dynasty —a Model of Integrative Level[J]. Ägypten und Altes Testament 5. Fontes Atque Pontes[M]. Wiesbaden, 1978.
- [10] J Pedersen. Note on Hebrew Ho^li[J]. JPOS 6, 1926.

Egyptian Ruling in Syria- Palestine during Dynasty 18

GUO Dair tong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Egyptian Ruling in Syria- Palestine during Dynasty 18 is very similar to the one in Nubia. To some extent they are both colonies of Egypt. Conquered nations' forced emigration and local ruling family' s existing could not make out that conqueror keeps local ruling system unchangeable. In fact the depth and the extension that Egypt infiltrated into Syria- Palestine are the keys to the problem how Egypt ruled Syria- Palestine.

Key words: Ancient Egypt; Syria; Palestine; Nubia.

[责任编辑: 赵 红]